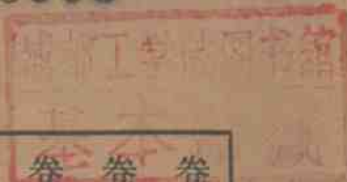


228593



卷 〇六三〇	卷 〇六二九	卷 〇六二八	卷 〇六二七	卷 〇六二六
王字	王字	王字	王字	王字



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十八陽

王

王湛

晉書列傳王湛字處冲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

其父視獨異焉遭父喪居于蓬次服闋關門守靜不交當世冲素簡淡器量曠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大盈前不以及甚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詰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焉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平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安容既妙迴策如榮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迹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肉試之濟馬

果蹟而督郵馬如常濟益嘆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寺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廢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泰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為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楊正衡音義顧蘇州人續後當及周易云仲

續後錄音本蟻

所人蹟修州反

王承

晉書列傳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

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馬承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據迎大駕賜爵益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上越鎮許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勅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則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平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圃與

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雖違宵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承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反至建邳爲元帝鎮承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和起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相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後古書反

王述

晉書列傳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驅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

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作問以在東來償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先帝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君植功費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郎並不行歷度水征虜長史時度募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水陸

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害。邪。方今僅胡陸梁當。糧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派數千供繼軍。府力從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杆槩上派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陸。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援救。方微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關闕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情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忘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壓狐之淫。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豈不少矣。棟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猶臨海太守。連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諸請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諫。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

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劉史如故尋遣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亮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署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奪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耐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深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草於昔始爲富時所嘆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使下林以履齒踏之又不得願甚掇口中箸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亮爲周謝爽性羸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爽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平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聘

敬及其年老淚淚自願恐見廢棄時人或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
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音慷慨深所鄙薄雖是廢書乃實訓誠臣奉端石
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棄疾痼水無復瞻華
幄之期乞奉先誠歸老立園不許遂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物恒溫
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
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虞述曰永嘉不競
皆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國陵不應先事鍾
虞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縣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
坦之嗣楊正衡音釋稿音六反履音達反蓄音結反虞音臣濟南王若虛
文集臣事實辨音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
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
革于昔始爲當時所笑于常讀而笑之矣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
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
美談亦已陋矣葉石林老人避暑錄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
帝賤曰云云述時年方六十三解情慷慨
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王坦之

晉書列傳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

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恢逃亡歸首云夫牛故叛有司劾恢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恢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慚息夫牛事或可恕加之未石理有自詛宜附罪宜從輕之例遂以見斥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教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楊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萬莊軀故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無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遠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腐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義農狗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維首陽之情三黜之智磨頂之甘露毛之愛枯槁之主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

倖司傲之貽悔。審礪帶之所履。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為節。為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聞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隸俗。執輪於不遠。語道而失其為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然所未究。況揚之以為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殊。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衆人因藉之以為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偽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為耻。士以無措為通。特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為。不可與通。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為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知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為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派。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疊疊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人頌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踐之帝曰。

天下懷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為溫薨。坦之與謝安共捕。劫主達中書。令領丹陽。俄後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為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為貴。恭順無為。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為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為踈疑。昔肅祖崩。祖咸原幼冲。事無大小。必慤慤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過先帝綢繆。繆繆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振先帝恩。謂周旋來動皆應。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更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廢事。可乎。又天聰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志。不引不盡。宜敷引侍臣。詢求謙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

尚誠懼目吳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
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作表
秦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
諫之安遠坦之言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未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
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絮執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
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
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
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宜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
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淹加以令地優游自居矣曰之談咸以清
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
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
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議
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石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
成石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
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
啓孫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及范熒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

則譏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責我不可取。誠患
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如損焉。陸名在於勝。我而不在于
期當。歷迹在於遠。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譏。先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
之義與忤。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求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瘳疾。
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
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宣稱枉過直。而夫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適之道。
公坦於天地。譏伐之義。險藏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譏。則自伐者。託至公以
主。雖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
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
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諫哉。康子及素家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
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廉
慨。擇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使
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
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將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
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楊。
正衡音釋。攬。也。爾反。邯鄲寒丹。二音。聲聲音尾。綱。上直斗反。下武彪反。

元朝子史卷之八

縫總上音達下士既及濛胡刀反。變蘇叶反。厭於叶反。忱市林反。文康葛公詩廢莊演論救時玄。未免仍為習氣。率諷寡勸多。吾不解遺辭。全只用三篇。本論云。考續想於三篇。唐孫元晏詩。晉祚安危只此行。坦之何必苦憂驚。謝公今定棄區區。在乎遺當時事得成。

王禕之

晉書列傳王禕之字文郡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禕。愉。國寶。愔。

王愔

晉書列傳王愔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愔襲父爵。愉稍遷驍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愔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

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愔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愔為吳郡內史。愉為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愔為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愔領兵守石城。俄而玄等走。復為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族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源。奄至。愉既無備。惶惶遽奔臨川。為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為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

晉書列傳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任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史

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國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侍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束悅之因尼夫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諧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求解職迎母并弄忱喪詔持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瓘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冢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詣國寶同譙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探袂大呼以盤酸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瓘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作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踈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劔擗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爲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今珣珣將至國寶自知

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令名湮，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嫁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于復感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遣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于患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石藩，恭惡道于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于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微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今驕道于，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佞。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爾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派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珣王恭道于既不能距，諸佞欲去罪國寶，乃遣燕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未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

晉書列傳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縣駟長史常造其第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

欽雅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來帶造之姑為賓主太元中出為荊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為人又平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相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棄業放義常以才推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輦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患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平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吊之婦父傷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綏

晉書列傳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賓客而無行又愉為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邑居廢飲食每事貶降時

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墜於牀，而流血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倫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无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業繼執，軒冕莫與爲比。馬

王嶠

晉書列傳王嶠字開山，祖熙，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揚駿腹

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貴，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族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數無人，採之百姓不足。君親與民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殘諸名士？以自